

抗
日
戰
爭



最
勝
利

目

次

一 領導賢明 戎機預決

二 反攻初試 暴敵惶惶

三 詔書突下 一片降幡

四 盟國三軍 扶桑耀武

五 東京灣裏 約法三章

六 芷江城下 兇犯屈膝

七 河山光復 舉國騰歡

目次

- | | | |
|---|------|------|
| 一 | 領導賢明 | 戎機預決 |
| 二 | 反攻初試 | 暴敵惶惶 |
| 三 | 詔書突下 | 一片降幡 |
| 四 | 盟國三軍 | 扶桑耀武 |
| 五 | 東京灣裏 | 約法三章 |
| 六 | 芷江城下 | 兇犯屈膝 |
| 七 | 河山光復 | 舉國騰歡 |

一 領導賢明 戎機預決

中國有句老話：

「順天者興，逆天者亡」，所以歷朝以「順天應民」的王道精神來建立國家，而以暴虐無道來傾覆其基業，換句現代化的話，就是：

「公理戰勝強權」。

日本遭到今日的慘遇，是其暴虐無道，不顧公理的必然結果。

國父在建國方略中有一段關於日本侵華的預言：「……彼發奮爲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叻官僚以仰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每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東亞永無甯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幸免矣！」原來中山先生早洞悉日本的野心，同時也且預料到日本有必敗的一天。只是日本的軍閥因爲一戰而勝滿清，再戰而勝帝俄，三戰而勝青島德軍，躊躇滿志，自認爲世界無敵強國，全球最優秀的民族，於是傲視一世，野心更大，慾望更深，他們不但要滅亡中國，進而要獨霸世界了。

「要征服世界，必先滅亡中國」！

「要滅亡中國；必先併吞滿洲」。

這是轟動一時的「田中奏章」中的警句，是日本整個國策的基礎，也是日本蓄意滅亡中國，獨霸世界野心的大陸政策的張本。一切的活動，都是根據這計劃進行的。所以每當中國統一具有希望，國革命將近成功的時候，日本就不惜用種種惡毒的手段及陰謀來加以阻撓。不是挑撥內亂，便是藉口尋寡。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線，敵人很早蓄意和我們尋寡了。

民國廿年，中國內部未靖，黃河一帶水災嚴重，日本乘人之危，強佔東北四省，作為併吞中國，獨霸世界的起點。所以在強佔東四省後，又製造「一二八」之役，「榆關」之役，「熱河」之役，「長城」之役，以及笑話百出，不知羞恥的「藏本」事件……由東北而踏進華北。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連日在冀省宛平縣城外蘆溝橋附近演習，藉口士兵一人失蹤，要求入城搜索，城內駐軍嚴加拒絕。日軍便衣隊二百名，遂於晚間進至橋北，要求中國駐軍二十九軍退出。正相持間，日軍六百餘續至，集中進攻。我軍為正當防衛，即予抵抗。另一部日軍包圍宛平，城南多處被炸毀，綿延八年的侵華戰爭，於此爆發。

這時中國的人民大眾，已經充分知道日本的野心，也充分認識這個事件的嚴重。「司馬之心，路

人皆知」，「七七」事變，是中國的存亡關頭，如果中途妥協，便是整個投降，便是完全亡國，中國雖弱，政府雖在多事之秋，也就不用不起而應戰，在賢明的領導者蔣委員長指揮之下，開始作衛國的抗戰了。蔣委員長在「中國之命運」中正確又清楚說：

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根據他的大陸政策，提出所謂「三原則」來強迫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所謂「三原則」，就是「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而「中日親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合併我們中國。「經濟合作」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獨佔我們中國。「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我們東北四省為據點，蠶食中國領土，挾持中國政府，與歐洲軸心諸國互相策應，集中東西的兵力，來夾攻蘇俄，我們國民政府覬破了這是日寇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始終以堅毅的態度，拒絕這「三原則」的要求。故於二十六年八月間與蘇俄簽訂不侵犯的條約，以打敗日寇的陰謀。日寇乃改變外交談判的手段，企圖在「地方事件」的名義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斷平漢路，佔領平津，劃永定河東北為其後方基地，北進攻取蘇俄的西伯利亞。我們國民政府不僅不為其所動，而且毅然決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駐軍，堅決抗戰。到了「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以後，那日寇侵略大陸的陰謀，便完全為我們長期抗戰的國策所破壞了。從這時候起，中國單獨抗戰了兩年，始見歐戰的發生；四年之後，才有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中國的國策始終一貫，沒有一點動搖。而反觀日寇的國策，終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後，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

國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來一貫的大陸政策。所以我們可以說：自「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間，中國全面抗戰的發動，在政略與戰略上，已打破了日寇傳統的國策，而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

中國全面抗戰，及抗戰到底的決心，已明白昭告於世界。日本帝國主義者冥頑如故，仍不願放棄他預定的陰謀。近衛內閣仍再三宣佈其所謂「不擴大方針」。第一步他還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時機，利用德國的調停，達到速和速決的目的。比及我們國民政府拒絕言和，重伸抗戰的決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漢會戰爲侵略軍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國以和平攻勢與政治攻勢，結束戰爭，一面仍不捨他北進的衝動。張鼓峯事件與諾孟罕事件就是這種衝動的波紋。然而日寇對於中國已不得不變蠶食爲鯨吞，已不得不以國家的全力來應付「中國事件」。他的「不擴大方針」，乃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變其爲「長期作戰」。而以「日支親善」，「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三原則爲基礎條件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開面幕，出現於所謂近衛內閣的聲明之內。我們國民政府對於近衛的聲明，又揭穿其陰謀至體無完膚。於是近衛內閣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臺。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組閣。德國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協定爲基礎，訂立三國軍事同盟，企圖以此同盟發動世界大戰。然日寇受中國抗戰的牽制，已失去他主動的地位，不得不推宕遷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圖，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歐戰旋即爆發。「平沼」內閣乃於八月，亦不得不在其舉國惶駭之中崩潰。繼起的「阿部」「米內」兩個內閣，祇得聲明「不

介入歐戰」以敷衍一時。在此時期，日寇於這年二月擴大其侵粵的軍事，佔領海南島的港灣，樹立日寇武裝南進的先聲。太平洋戰略的形勢，至此乃爲之一大變。日寇的國策至此乃又不得不變其北進而爲南進，而南進還是脫離不了我們中國抗戰的牽制，於是徘徊瞻顧，又延誤他對英美進攻的計劃將近三年之久。我們須知日寇他這一個基本國策的轉變，就是我們國策整個的成功。這是日寇大陸政策失敗的焦點，乃爲世界有識者所公認的。

當在民國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間，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相繼失陷於德軍之手，日寇乃爲之震驚。三國軍事同盟的要求，又發動於軍閥的內部。近衛再度投機，起而組閣，不久就訂立了所謂三國同盟的盟約。其第一步的計劃爲北守南進，於是有三十年四月蘇日中立協定。這兩個文件，使得松岡洋右成爲日寇內部所謂「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幾何時，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松岡去職，而近衛第二次內閣改組，軍閥的氣餒不可復遏。故近衛第三次內閣乃於平沼被刺之後，亦不得不於當年十月宣告其死刑而解體。於是東條以衛軍大臣組閣，決然行施其所謂「先南後北」的戰略，乃於當年十二月八日，在美日談判的騙局之下，突然攻擊英美太平洋上的領土和戰略的據點。

綜觀以上所述，日寇國策與戰略變更之過程及其必至的結果，不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軍閥本身，也還是莫明其妙。時至今日，我不妨公開的說：日本軍閥雖自以爲機詐百出，實際上是冥頑不靈。他對我國作侵略戰爭，自以爲他是處於主動的地位，而且自以爲他完全把我們中國控

制了。所以他爲所欲爲，肆無忌憚。殊不知他的國策與戰略，自開戰以來，始終是受我們的控制。所以他的作戰行動，根本上受我們的支配，處處陷於被動的地位，追隨着我們戰略的指導方針，而向他自然崩潰的道路前進。他始則陷於泥沼，不能自拔；而終至有自投羅網，無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們須知一國的政府，所定的國策之得失，對於國家的存亡，其無形的影響，比之於有形的戰爭勝負，更爲重要。所以我們國民政府對於遵循國策的精神，與奉行國策的行動，尤應特別注重，切勿輕忽。否則正確的國策，執行偶一不慎，或被淺薄鄙陋，浮囂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壞，則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會陷於萬劫不復之絕境。必致後悔無及了。」蔣委員的這段話充分提示出只要長期抵抗，日本的必敗，中國必勝。

二 反攻初試 暴敵惶惶

中國的抗戰，出乎敵人的意外，中國能够全國一致，上下同心，作長期的抗戰，不惜鉅大的犧牲，不屈不撓，堅持到底，更是意外之尤。

但是那般冥頑不靈的日本軍閥，既已把雙足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潭，偏又不顧利害得失，不顧本身的實力，一誤再誤，在卅年十二月八日，當日本來栖特使正與美總統羅斯福在美作友好談判之際，便神不知鬼不曉地在珍珠港發動其突襲。美國在中國大陸上的駐軍，因此遂無從撤退，而日本也因此獲

得了戰鬥上的主動的優勢。這種「偷雞」戰法，日本自以爲是得意的傑作。

日本以爲美國人僅是一些歡樂的尋求者，爵士樂的愛好者，財富與幸福的追求者而已。美國祇有在世界上軍服畢挺的美陸軍，而喫得也考究。但是日本的軍人却能在寒風中抖顫，喫點清茶淡飯以充饑。要窮纔能強，所以窮的日本，可以戰勝富有的美國，而完成田中的征服世界的野心，一舉而達到獨霸世界的目的。同時日本認爲德國的武力正達到最高峯的時候，把蘇聯打得落花流水地向後退，此時此地，貪價便宜的日本以爲參戰可以坐收漁利，而勝利已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了。

日本是愛統計的國家，所曉得關於中國的統計比中國人還多，這也是事實。日本在紙上曾經統計出日美兩國的資源比較，以爲自己能在羣島上獲得立足點，每年，每月，每日就可以淨撈若干加侖的汽油，而使美國的飛機祇好停在飛機庫裏休息。雖然統計是不說謊語的，可以這一次數字却欺騙了日本。

在太平洋開戰之初，英美疏於戒備，爲日本所乘，日本海軍，橫衝直撞，南進澳洲門戶，西達印度邊境，耀武揚威，傲視一世，短見的軍閥，躊躇志滿，認爲日本已獲得機會征服世界了。

可是不久西線德軍慘敗，聯合國的軍隊改守爲攻，從所羅門羣島節節北進，由塞班島而琉璜島，而沖繩島，而日本本土。在這時間，日本的海軍盡被擊海底，日本的空軍如秋風之掃落葉，紛紛消滅。原來日本與中國苦戰八年，民窮財盡，科學毫無進步，用八年前的武器跟最現代化聯合國軍交

戰，螳臂擋車，相去遠甚。同時此時全世界各國先後對日宣戰，四面楚歌，確定了他必敗的命運。

現在我們開始記錄這次對日戰爭的光榮勝利，同時也紀下侵略者的遭遇吧！

最初聯合國方面爲了減少人類的犧牲，迅速獲得世界的全面和平，三巨頭七月廿六日間在波茨坦舉行會議中，發出共同宣言，令日本武裝兵力之無條件投降，其內容如下。

(一) 永久免除誘起征服世界企圖之權威與勢力，驅逐軍國主義。

(二) 爲保證我等目標之實現，聯合國佔領指定之日本領土各地點。

(三) 實施開羅宣言各條項。

(四) 日本之武裝兵力完全解除。

(五) 嚴重處罰戰爭犯罪者，日本政府除去回復國內民主主義傾向之障礙，且尊重基本的人權及確立宗教及思想之自由。

(六) 對於日本支持其經濟，並允許存在足以應付正當爲賠償之工業，惟不容存在可能重整軍備之工業。

(七) 爲達到上項目的，得獲致原料與資源，且允許參加將來國際貿易。

(八) 聯合國之佔領兵力，待以上目的實現，建立根據日本人民自由意志之和平責任政府後，立即撤兵。

(九)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言使全部總兵力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立被全部破壞。

可是九項宣言發出以後，日本予以拒絕，還想孤注一擲，猶作困獸之鬥。於是蘇聯政府於八月八日夜間又對日宣戰。

蘇聯在「言出行隨」的一貫作風之下，大量飛機，大砲，坦克車，迅速的向日軍猛攻，在三小時之內，從海參威進攻朝鮮，北方進攻滿洲里，外蒙的軍隊向瀋陽包圍，在四十八小時內，包圍日軍卅餘萬，日軍死傷無數，失地千里，完全成爲一面倒的崩潰了。

同時美國使用科學界空前大發明最新武器原子炸彈轟炸日本，實行條件中第九項「日本立被全部破壞」的破壞。

這作爲新兵器的原子炸彈，在廣島及長崎開始使用，產生了出乎想像的威力，這炸彈由降落傘攜至一定高度在空中爆炸，飛機在投彈後，須在爆炸前趕快飛離，始能置自身在危險圈外，而爆炸的力量與熱量都是空前的宏偉。有人估計，一克鈾的爆炸力，可以把三〇三〇〇噸重的帝國大廈，拔起廿英里的高度，則數百個鈾的原子炸彈的爆炸簡直不可想像了。其熱力在四千度以上，鋼板也可溶爲液體。凡在三英里之內的一切物體，都將化爲烏有。彈風所及，半徑六英里內一切生命均不免震死，如果一二個原子炸彈，就可以毀滅一個大城市，整個日本，不需數十個原子炸彈，就可全部破壞，連樹木也不剩一根。據隨軍記者的報告：廣島一地，城之四英方里，化爲塵埃，其灰燼比平常更細十

倍、中彈處二英里外的鋼鐵成爲瓦礫。即遠在三十公里之外的植物均被燒焦枯。全城三十三萬人中死者五萬三千人，失蹤者三萬人，傷者不知其數，受傷者也無法救活。

日本軍閥若仍執迷不悟，則不但亡國，並且勢將滅族，在地球上永遠沒有「日本民族」了。

三 詔書突下 一片降幡

時至今日，日本首腦眼見大勢已去，不可挽救，若再固執作戰，作毫無意義的流血，徒然犧牲國內數千萬人的生命，海外數百萬派遣軍也勢必成爲異域的孤魂，決無歸國的希望了。鈴木首相等在降則亡國，戰將滅族的悲傷情緒中，就在宮中召開緊急御前會議，凡重要人物一律參加，自上午八時起，直至深夜十時，連續討論十四小時，最後決定接受聯合國的波次坦共同宣言，並在八月十五日正午，日皇用無線電向全國及各地日本軍民親自作投降的廣播。其投降的詔書是：

朕鑑於世界情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曰：

「朕命帝國政府通知中美英蘇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

夫謀帝國臣民之康甯，惜萬邦共榮之樂，此爲皇祖祖宗遺範，爲朕之拳拳無措者。曩者向美英兩國宣戰，亦爲期望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排斥他國主權，侵佔領土，固非朕之志也。然交戰已歷四載，朕之陸海將士勇戰，朕之百僚有司精勵，朕之一億衆庶奉公，各盡最善，惟戰局未必好

轉，世界之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使用殘虐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誠不可測。且若繼續交戰，不但我民族終告滅亡，且人類文明亦必被毀，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祖宗之神靈，是故朕命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

朕對始終協力日本帝國，解放東亞之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及帝國臣民投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俱裂，至於受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朕深爲軫念。

惟今後帝國將受之苦難，固異於尋常。爾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深知，然朕以時運所趨，忍受難以忍受者，爲萬世禱求和平。

朕於茲能維護國體，信倚爾等臣民赤忱，與爾等臣民共在。若夫激乎情感，濫滋事端，或排擠同胞，混亂時局，致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爲朕所最深戒者。期望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道遠，集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信道義，固守志操，誓以發揚國體之精神，不後於世界之進運，望爾等臣民，各體朕意。」

日皇廣播完後，鈴木首相也頒發內閣告諭，其詞如下：

「本日拜受大詔，帝國從事大東亞戰爭已近四載，茲聖慮採取非常措置以結戰局，爲臣子者，恐懼不可言狀，願開戰以還，曝屍骨於異域之將士，不知其數，本土之被害無辜之犧牲，亦已至極事已至此，痛心無已，然戰事之目的，無可實現，戰勢又未必有利，至今已使用科學史上未曾有

破壞力之新型炸彈，使戰爭局勢一變，繼蘇聯於九日對帝國宣戰，帝國誠遭逢未曾有之困難，茲聖上慮及聖德廣大無邊之世界和平與臣民之康甯，頒賜大詔，聖斷既下，赤子所應循之途已明，帝國之前途，因此更加困難，國民應忍受困苦，然帝國應由於此種忍苦之結實，開始拓國家將來命運，本大臣於茲吞萬斛之淚，向同胞求誓，今日國民之應爲者，唯在維護國體，切勿拘泥既往，同胞相靖內爭，爲他所乘，或激於情感，輕舉妄動，失信義於世界，又對於戰死者，戰災者之遺族，及傷痍軍人之援護，固應悉力以赴，政府期與國民必謹詔書刻苦奮勵，奉體聖心，必恢復國威，以應父祖遺澤。又此際更應一言者，卽爲處此難局之官吏任務，聖上至尊宣示『爾第臣民之衷情，朕亦深知』，望官吏宜奉行此仁慈之聖旨，成爲喚起復興精神之先驅。」

此項投降宣言由中立國瑞士向聯合國提出，聯合國方面表示接受，卽於十五日向各地軍隊發令定止作戰，與日軍接洽投降步驟及各項必要任務。綿延八年的大戰告結束，殘暴的侵略者終於踏進了自己挖掘的坟墓，悲傷頹廢，慌惶驚恐的情狀與過去趾高氣揚，橫惡的暴虐醜態，不禁今昔之感！

第四日，太平洋聯合國統帥麥克沃塞在馬尼刺接見日本投降代表，簽定停戰條件。全文如下：

(一) 在氣候情勢許可之下，空運部隊，將隨同盟軍統帥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在東京附近之厚木機場降陸，海軍陸戰隊則在橫須賀海軍根據地附近登陸，投降書將於本月三十一日在東京灣簽字。

(二) 盟軍統帥部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在菲律賓羣島之馬尼刺，以及要求交與日本代表，關

於盟軍統帥及其隨行部隊進入日本之要求如下：

(一) 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必須執行下列各項要務，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四日下午六時（格林威治時間）生效。

(甲) 日本陸海軍，當保證日本境內之一切陸軍海軍及民用飛機均停留地面、海上、軍艦上、直至接到如何加以處置之通知爲止。

(乙) 日本領海內，日本或日本控制下之各式海軍船艦或商船，應予保證，不使破損，且在奉到盟軍統帥訓令之前，除進行中之航行者外，所有行動海中之船艦，應即使其不受損壞，並將各種爆炸物投入海中。航行海上之船艦，應立即將各種爆炸物搬往岸上之保險庫。

(丙) 一百噸以下之商船，在日本領海從事民用供應活動，可以不受上述限制。東京境內之船隻。自橫須賀海軍根據地撤退人員者，亦不在此限。

(丁) 在海上之日本或日本控制下之船艦，不論在何地點，均應立即以明語向最接近之美英或蘇聯無線電台報告其所在部位。彼等須前往接近之盟方港口，或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所指定之港口待命。各船艦須燃航行燈，並以探照燈對空垂直照射。

(戊) 日本控制下之艦艇 不論在何地點，均須停留海面，懸掛黑色長旗，並燃點航行燈，彼等必須按照上一條之規定，報告所在地點之海面上，前往下列各港最接近之一處即關島阿格納港，

中途島菲律賓羣島之蘇必克灣。到達距離港口十英里外之地點時，即應與該港通訊，且在該地等候盟方海軍登陸。

(乙) 日方必須小心保護一切聯合國戰俘及被扣僑民之安全與福利，供以充分之食物住所衣服及醫藥照護，直至盟軍統帥擔負此項責任為止，日方應保證聯合國戰俘所電供品之就地交付。

(庚) 拘留聯合國戰俘或僑民之每一營房或處所應在營房上自南北書寫廿英尺高之黃字，予以標明。

(二) 日本帝國政府與日本大本營必須執行下列要求於八月卅五日下午六時生效：

(甲) 妨得陸海空各方面進入東京灣區域之水雷陣地及其他障礙，均應撤除，且在採取是項行動之前，應保持一切安全路線，並加上明顯之標誌。

(乙) 重建一切輔助航行之設備，且在完成是項工作時，東京灣區域之現有戰時航行所要求之指示，將予尊重，燈光應予保持，暗淡之燈光應使之明亮。

(丙) 東京灣區域之引水工作，應予繼續，一切引水人在崗位上待命服務，且應備有航行圖。

(丁) 與海港管理有關之日本海軍，及其他人員，應留於崗位，繼續執行正常任務。

(戊) 東京灣及其入口之一切各種船艦艇，均不得行動。

(己) 撤除東京灣區域之灘頭障礙，使東京灣區域之一切沿海防禦高射炮及其他各種口徑之固